

# 论赫勒美学与伦理之维

王思楠 孙建茵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布达佩斯学派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在卢卡奇的影响下,逐渐建立起独特的美学理论。赫勒的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诉求和现实的指向,包含着对现代人日常生活批判和重建的主张。因此,探究赫勒美学的发展历程、美学的伦理诉求以及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挖掘赫勒思想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 阿格妮丝·赫勒; 卢卡奇; 美学; 伦理诉求; 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16)02-0139-05

20世纪,美学的研究主题更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立足现代性危机的现实语境,众多学者对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等领域展开了批判和重构,力图通过美学寻找救赎之路,最终构建一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美的家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布达佩斯学派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在卢卡奇的影响下,阐述了独特的美学思想。赫勒的美学理论与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斯大林式的一体化社会形态、被迫离开故土移居西方世界。因此,赫勒的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包含着对现代人日常生活批判和重建的主张。在这样的前提下,赫勒的美学思想必然内在具有明确的伦理诉求。换句话说,她的理论是一种伦理学与美学的完美统一。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体现了对卢卡奇美学思想的延伸,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伦理维度,而且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救赎范式,为现代人构建了一种现实的乌托邦世界。

## 一、赫勒美学的建立与发展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在其晚年的学术生涯中重拾美学研究。尽管他的巨作《美学》最终没有完成,但其美学代表作《审美特性》却得到了布达佩斯学派的普遍重视和极高的评价。马尔库什把《审美特性》视为卢卡奇“重要的晚年综合著作”<sup>[1]13</sup>;费赫尔明确指出“《审美特性》的确是卢卡奇的魏玛时期成就的顶点……为伦理民主的多元主义提供了普遍的哲学基础。”<sup>[1]135-136</sup>因此,布达佩斯学派把卢卡奇的《审美特性》当作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卢卡奇对《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真正的自我批评和反思的成果。显然,卢卡奇晚年的美学思想对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体现在赫勒以卢卡奇的理论为基础建构的美学理论之中。

赫勒是卢卡奇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同时也是卢卡奇的助手兼同事。可以说,正是卢卡奇将赫勒引向了哲学研究并使她开始接受马克思的立场与方法。赫勒于1947年考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赫勒旁听了卢卡奇的一堂哲学课,从此便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毅然转入哲学系学习成为卢卡奇的学生,并最终成为布达佩斯学派的重要成员。卢卡奇晚年的美学研究时期正是赫勒哲学思想形成的初期阶段,在此阶段,赫勒最重要的哲学框架和理论基础——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深受卢卡奇美学思想

收稿日期:2015-1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13BKS068);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伦理学研究”

作者简介:王思楠(199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孙建茵(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影响。可以说,这一理论的基础就是“卢卡奇《审美特性》中关于日常生活世界和艺术、科学的关系的基本思想”<sup>[2]序2</sup>。赫勒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整观层次上的改变,即日常生活的人道化的重要性,由此确立了自己哲学研究的起点。正如赫勒所坦言“就我而言,卢卡奇的《审美特性》最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纯粹的审美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理论。”<sup>[3]</sup>尽管赫勒理论研究初期的主要兴趣并不在美学领域上,但不可否认的是赫勒这一时期的思想中贯穿着审美维度,这种审美维度后来逐渐成为赫勒全部著作中,无处不在的重要内涵,也成为赫勒理解历史、社会、政治和哲学的维度。

如果说赫勒起初只是把美学当作阐释其哲学思想的一种视角的话,那么卢卡奇逝世之后,赫勒则开始专注于建构一种美学理论。这一点从赫勒颇为丰硕的美学成果中便可见一斑:论卢卡奇美学思想的《乔治·卢卡奇的美学》《卢卡奇与神圣家族》《卢卡奇的晚期哲学》《群体利益、集体意识以及卢卡奇和戈德曼论知识分子的地位》等;专门研究美学问题的著作《审美哲学》《美学与现代性》,与费赫尔共同主编的有关艺术、音乐和文学方面的论文集《重构美学: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著述《分析羞耻现象的五种方法》《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地位》《艺术自律或者艺术品的尊严》《对后现代艺术的反思》等。

正如马尔库什所言“从卢卡奇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发展之初起,对他来说文化问题就意味着是否有可能过上一种摆脱异化的生活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包含着他对敌视文化、‘文化危机’这些描述现代资产阶级存在特征的状况做出的充满激情的诊断,也包含着他对这种状况的坚定拒斥。”<sup>[2]6</sup>赫勒继承了卢卡奇这一危机意识以及卢卡奇美学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赫勒致力于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美学的批判来完成美学的重构。首先,赫勒对现代美学特征进行了论述。赫勒指出,美学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脱离一切日常生活和生产性的活动”<sup>[4]2</sup>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另一时期是,资产阶级社会时期的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它涉及资产阶级活动的一体化”<sup>[4]2</sup>。赫勒立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体化和商品化的特征,分析了现代美学存在的四个决定性因素,即美及其客观化活动

的出现、艺术上缺乏共通感、艺术与日常生活相脱离,以及艺术的商品化。因此,现代美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功能的、自足的活动。在赫勒看来,审美具有历史性,美学也由此是一种历史性学科,哲学美学则就是一种历史哲学,而且她认为,正是美学的历史性特征使其蕴含着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其次,赫勒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代美学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对美学发展的分析过程中赫勒发现,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学结构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自相矛盾会导致“趣味缺乏”的危险,并且指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解决办法也同样是自相矛盾的。在赫勒看来,“美学在它的自相矛盾是不可能超越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改革的。因而,‘错误的源泉’也是不可能根除的”<sup>[4]22</sup>。因此,最后,赫勒提出了重构美学的理想。例如,赫勒提出要使归纳批评与哲学美学“都努力避免各自内在的危险或者至少把这些危险缩小到最低限度”<sup>[4]22</sup>,以此来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艺术品的价值和关于它的审美判断的有效性应该统一”<sup>[4]22</sup>。由此,赫勒提出建构一种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 二、赫勒美学的伦理诉求

如前所述,赫勒坚持在历史的视域下,反思现代美学的弊端和缺陷,因此,她的美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这种批判和超越也体现在了赫勒美学鲜明的伦理诉求之上。概括地说,这种伦理诉求就是一种追求自由、个性、平等的人道主义诉求。一方面,赫勒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她的父亲就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遇难的。这一经历对赫勒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二战后,东欧各国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发展受到了桎梏,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因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政治迫害。因此,她始终对人的自由、解放以及人性的善恶、伦理道德等问题有着浓烈的兴趣。在这样的兴趣驱动下,赫勒继承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沿着伦理的维度开启探寻人的解放与自由之路。她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人道主义这一线索,以及对伦理的诉求。正因如此,赫勒的美学思想就体现出了这种崇尚自由、解放的伦理诉求,其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赫勒美学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日常思维和艺术的沦

落,主张恢复潜藏在艺术中的创造性和独特性,恢复审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尊严。赫勒美学的这一伦理诉求清晰的贯穿于其美学著作之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对此进行解读。

### (一) 对自由与个性发展的追求

我们可以从赫勒的美学著作中捕捉到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自由和个性。自由与个性是赫勒理想的现代日常生活的主体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同样也是审美主体不可或缺的。自由与个性代表着创造性、自觉的主体性。赫勒曾说过“当所有的媒介、样式和作品被同样的规范和标准评价与判断时,这个问题变得严重了。”<sup>[5]5</sup>显然,赫勒反对艺术被同一化,提倡为艺术提供一个能够促进个性充分发展的创作氛围。同时赫勒揭露了僵硬、死板的统一化标准对艺术与艺术家的压抑和牵制所造成的悲剧“许多当代艺术家极为怨恨地谈论着高级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谈论着他们的艺术制度,博物馆馆长、管弦乐队、出版商和所有被他们的判断所引导或者误导的那些人。据说,他们使艺术情景恐怖化了,排除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艺术家,同时被他们意识形态的前判断甚至偏见所鼓动。”<sup>[5]5</sup>而且“也有这样的时代,一部小说或者准确地讲一个散文文本不允许来讲述故事或者来表现一个人物,一幅画不允许成为形象的,一首音乐不得不花费一切代价来避免公弦,一座雕塑不被认为拥有一个中心和诗歌节奏……因为在他们的接受中公共的趣味有更多的发言权。”<sup>[5]5</sup>赫勒所批判的艺术泯灭个性,使艺术家丧失了创作的自由空间,因此,艺术作品成为标准化、齐一化的复制品,审美活动成为毫无生气和灵气的刻板劳动,失去了个性和自由的灵韵。这样,审美活动的最终命运只能是与主流保持一致“有一种走向普遍主义化的规范趋势恰恰根植于艺术自律的意识形态本身之中,在这种创造性艺术样式中认为是最新潮最成功的东西,也不得不在其他样式中被接受和实践,不管那些艺术的自身媒介对这些实践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但是一些作家努力尾随这种‘潮流’。”<sup>[5]5-6</sup>如此一来,艺术家只能是自我异化的悲剧存在,而艺术品就是这种异化的产物。因此,赫勒批判统一化标准对艺术与艺术家的这种压抑和摧残,提出要去总体化而支持和营救差异,实现“在最小的空间中体现出最多的异质性”<sup>[4]5</sup>,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行动、决定、评价的空间”<sup>[4]6</sup>。

### (二) 对艺术评价标准的宽容

那么该如何追求自由、保证个性呢?对此,赫勒强调对艺术家的评判态度应该保持“宽容”的原则。对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评价应该更尊重审美标准,体现出宽容性和包容力。例如,在赫勒看来,不同的艺术家有着不同的性格。正如在所有时代一样,一些有天赋的艺术家也具有独特的个性,有些比其他人更虚荣,有些更贪婪,有些则完全不注重物质利益。然而,审美活动重视的不应该是他们是否贪婪、虚荣,他们是否奉行禁欲主义或者谦卑,而是应该以他们与其创作出来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他是否真诚地、创造性地进行了艺术实践活动。不同的艺术家通过艺术品所传达的精神不同,因此,不能仅仅单纯的以艺术家的“善”“恶”断定艺术品的“是”与“否”、“好”与“坏”。而且赫勒指出“不是所有真诚的艺术家的作品,不是所有有尊严的作品都是好的艺术品。正如不是所有个人都具有一个性格一样,因为有不重要的人,没有实质性的人。然而他们仍然是人,不能作纯粹的手段。坏的艺术像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一样,但仍然是艺术。”<sup>[5]14</sup>显然,从赫勒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她的“宽容”原则实际上是对艺术平等的追求,体现了对艺术家“个性”的强调以及尊重主体性的人道主义精神。

### (三) 对艺术中道德力量的探寻

赫勒非常重视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作用,为此她作了专门性的探讨,并于2007年来华进行学术交流时,进行了专门的演讲。伦理道德作为情感的一部分,在艺术中是否蕴含着道德力量也成为了赫勒探寻的重点之一。赫勒首先发出疑问:“信赖音乐的治疗效果,信赖作为治疗的音乐,信赖音乐把冷酷的心转变成有感情之心、把邪恶者变成感伤主义者的道德力量,也许和音乐本身一样古老。音乐的神话之星是俄尔甫斯和大卫王。古代信条的颠倒是真还是假?托马斯·曼所说的,音乐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这是不是真的呢?阿多诺所表达的,因为音乐唤起情感,所以我们面临着非本真的退化的听觉,这是真的还是错的呢?音乐的治疗作用,道德力量真的还是一个谎言,甚至不是一个虔诚的谎言吗?”<sup>[7]281</sup>面对这些疑问,赫勒辩证地分析了美学中,情感和道德力量的作用。在赫勒看来,道德在美学中能够发挥双重作用。以音乐为例,音乐的情感效果有

好有坏。“它能够赋予谎言以力量,加强丑恶的本能,甚至罪恶的本能,然而也有疗效的作用,能够化敌为友”<sup>[7]281</sup>。实际上,赫勒更加强道德力量在审美活动中的正面作用。艺术能够带给人以快乐的体验,这样的艺术能产生积极的道德影响力。“我们将以更少的自我中心和更多的纯真回到日常生活的情感。”<sup>[7]283</sup>由此,赫勒的美学思想追寻人的解放、自由、人性之美,体现了建构一个人道化的、良善的、美好幸福的生存环境为目标的伦理指向和价值旨归。

### 三、赫勒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赫勒美学思想之中蕴含的伦理诉求得以呈现。然而,还需要进一步论述赫勒的美学思想与其伦理学思想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两者统一于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日常生活》中,赫勒将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对象化领域。第一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这是基础领域。此领域具有直接性与重复性,是与人最直接发生关联的日常生活领域。在赫勒看来,这一领域是“构成所有对象化领域的基础、人类的条件和全部文化的起点”<sup>[8]</sup>;第二是“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sup>[2]115</sup>。因此,在赫勒那里,这一领域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最高领域”,在此领域中,主要包括科学、哲学和艺术等;第三是“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这一领域是由前两个领域分化而产生的,‘这是社会——经济——政治诸制度的领域。’”<sup>[2]序6</sup>这一领域的对象既具有“自在的对象化”的特点也具有“自为的对象化”的性质,赫勒也将其称为“制度化领域”。显然,在赫勒那里美学是从属于最高领域——“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但在她的领域划分中,伦理道德并不是一个分离的或独立的领域,而是内在于所有领域的人际关系。因此,在赫勒那里伦理学是内在于美学之中的。

另一方面,赫勒的美学与伦理学内在统一。《个性伦理学》是赫勒集美学思想与伦理思想于一体的一部著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个性伦理学》既是一本美学著作,也是一本伦理学著作。赫勒在这本著作中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美学”<sup>[9]339</sup>。在《个性伦理学》中赫勒借苏菲·梅勒夫人和她孙女菲

菲以及劳伦斯之口,探讨了美的人物和幸福。“我仍然相信它:善的东西也是美的,美的也是善的。我们爱善的东西是因为它美。”<sup>[9]315</sup>也就是说,在赫勒看来,美和善是同一的,善是美的前提。她透过对美的阐释来表达她的伦理思想,进而深化美的内涵,从而将美与伦理融合为一体而又互助升华。赫勒曾在《个性伦理学》中写道:“我一直在思索艺术形式与美的性格之间的相似性。”<sup>[9]355</sup>对此,她得出的结论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和谐的音乐、绘画或者风景是美的一样,一个人如若和善的、善的也就是美的,人可以从他的情感世界中展现他的和谐或美。“正直是美的人物的前提,尽管正直对于成为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充分的。正直是人物之美的条件,这是显然的。”<sup>[9]330</sup>而且赫勒反对人们通过对固定伦理规则和规范的服从来达到所谓的“善”,以压抑个性和丧失自由为代价,认为这种异化现象会破坏人与社会生活的美与和谐。因此,她从审美的视角出发批判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的人际关系,并试图通过扬弃异化的伦理而构建一种美的个性伦理。简而言之,赫勒的“个性伦理”指的是以个性为主体,以责任为核心,以热爱命运、坚持真理和实践智慧为内在的规定性,以拯救现代日常生活中人的异化的生活状态为目的的一种人道主义乌托邦式的伦理构想。这种个性伦理的主体首先是一个善与美的个体。“如果一个人是其所是,并且只是其自己,是特质的、独特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一种性格。美的性格就像这样。”<sup>[9]335</sup>这种美的个体才能成就个性伦理,成为个性伦理的主体。由此,“真善美”的个体既是个性伦理学的主体也是赫勒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勒的美学与伦理学实现了内在统一。

### 四、对赫勒美学伦理之维的思考

赫勒在继承卢卡奇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后现代为视角,从批判和反思入手,试图寻求一条能够解决现代性文化危机的美学救赎之路。在其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中,蕴含着鲜明的人道主义伦理诉求。因此,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体现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首先,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是对卢卡奇美学思想的延伸,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伦理维度。麦金太尔曾经在《追寻美德》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所患有的严重且危险的道德贫

困症”<sup>[10]</sup>。在学界,一直存在质疑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伦理维度的观点。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赫勒正是延续着卢卡奇的道路,在美学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维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卢卡奇思想的传承人,赫勒面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困境,以后现代视角将马克思、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向更加强调个性、自由、差异的方向拓展和延伸,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伦理维度。

其次,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体现了赫勒全部思想的有机统一。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是其哲学思想内在紧密性的一种体现。赫勒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以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框架和理论基础的,在这一基础之上,其美学与伦理学得以相互融合,成为有机整体。具体说来,赫勒以日常生活批判为核心,提出了审美救赎和建构个性伦理学的超越路径。在此基础上,美学与伦理学相互渗透,其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诉求,而其伦理学的主张也是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得以阐明的。此外,赫勒将道德主体同样视为美学的主体,这使得其美学思想更注重道德力量。因此,在日常生活批判的基础上,赫勒的美学与伦理学互为内涵,相得益彰。正如赫勒所说“美学是伦理学的花冠”<sup>[3]</sup>,赫勒的“个性伦理学本身就使美的要求成为核心主题之一”<sup>[9]349</sup>。赫勒的美学与伦理学相互升华,深化了其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实现人的价值以及构建“所有人美的家园”的哲学理想。

最后,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体现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展现出一种社会变革的指向。赫勒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将其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以应用于“革命”为宗旨。尽管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不可避免地具有乌托邦特质,但这并非是幻想式的乌托邦而是一种现实的乌托邦。赫勒的这种乌托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具有超越性的理想和目标。赫勒的美学是

一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故其中蕴涵着摆脱异化、超越现实的宗旨。其中的伦理维度贯穿始终,成为赫勒美学救赎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毫无疑问,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在其社会变革方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革命的实践问题与个体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在一起。其美学思想强调唤醒现代人的道德感召力,通过审美活动重塑具有超越性、追求自由和个性的伦理主体,由此,使赫勒理想中的“美的家园”——平等、民主、自由的乌托邦成为一种可能。综上所述,赫勒美学的伦理之维清晰地为我们展现出了赫勒的理论诉求与实践指向的有机融合,体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内涵。

#### 参考文献:

- [1]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卢卡奇再评价[M]. 衣俊卿, 等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2]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衣俊卿,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3] 傅其林, 阿格妮丝·赫勒. 布达佩斯学派美学——阿格妮丝·赫勒访谈录[J]. 东方丛刊, 2007(4).
- [4]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费伦茨·费赫尔. 美学的重构: 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M]. 傅其林,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 [5]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艺术自律或者艺术品的尊严[J]. 东方丛刊, 2007(4).
- [6]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对后现代艺术的反思[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5).
- [7]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地位[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09(18).
- [8] 衣俊卿. 文化哲学: 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234.
- [9]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个性伦理[M]. 赵司空,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 道德理论研究[M]. 宋继杰,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1: 序2. [责任编辑: 修 磊]